



THE THINKING MACHINE
MYSTERY AND DETECTION WITH
PROFESSOR VAN DUSEN

思考机器

范杜森教授经典探案全集

(下)

(美) 范·范·范 著 范·范·范 译

20世纪最经典的短篇推理小说
美国心证推理之父百年巨献
重现逻辑推理与物证推理的巅峰对决

珍藏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失窃的项链	1
银盒子泄密事件	13
鬼屋奇案	27
外套里的神秘信件	52
火车卧铺命案	61
水晶球占卜师	70
消失的钻石头饰	84
夜半神秘女郎	96
幽灵盗贼	105
追索金盘	115
车上女尸	207
多余的手指	238
街头卖艺人	252
九十七号囚犯	261
失忆的人	274
消失的人	302
打结的绳子	313
致命的密码	323
绑架百万宝贝	348
电报勒索案	370
微笑的上帝	386

失窃的项链

布莱德里·康宁翰·雷顿先生是个聪明的男人，就连他的头号劲敌苏格兰警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雷顿先生对别人这样赞赏他究竟有什么看法，我们没法知道，因为他从不提这些事情。雷顿先生是位很有教养的绅士，很多事他都心知肚明，却从来不提。就个人而言，雷顿先生像极了电影里的传奇罪犯，他保持着完美无瑕的纪录。在智力方面，苏格兰警队将他归为天才型罪犯，那些抽廉价烟、喝劣质酒的罪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警察从来没有抓到过雷顿先生，这或许是苏格兰警队一直认为他是聪明人的主要原因。到处都有雷顿先生的身影，尤其在那些上流人士聚集的社交场合，他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中，他都是魅力十足的宾客，因此他的名字几乎被每个有地位的贵妇记在宴客名单上。苏格兰警队也知道这一情况。也许真的只是凑巧，每当某些高级社交场合有贵重的珠宝“丢失”或“放错地方”时，他总是恰好在场。苏格兰警队认为那并不是巧合。这当然不是对雷顿先生的恭维之词。

苏格兰警队坚信雷顿先生与一大堆棘手的珠宝失窃案有关，即使真正动手的人不是他，他至少也是策划者。做这些盗窃案的人有高超的技巧，而且似乎遵循某种规律，这一切使苏格兰警队头痛万分。尽管如此，苏格兰警队也从未公然将这些失窃案轻率地与雷顿先生联系起来，事实上，苏格兰警队从来就无法将这些失窃案与任何人联系起来。

苏格兰警队的康威探员对雷顿先生的看法有点特别。在一次会议上，他曾公开说出了大部分苏格兰警队人心中的想法。“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坏蛋。”康威热情洋溢地说，“毫无疑问，是他偷走了海明威夫人的珠宝、查顿翰小姐的手镯以及韦兹先生的金条。可仅仅知道这些事没有一点儿用处。他的技巧实在太高超了，我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是瓦隆夫人的项链失窃之前的情况。当这件轰动的失窃案传到苏格兰警队时，康威探员对雷顿先生的佩服一下子又增加了好几倍。

他明知道雷顿一定与此案有关，他的心、他的头脑和他多年的经验都如此认定，但除此以外，他没有任何证据。他狠狠地咬着自己蓬松的胡子，虽然事先已经知道必定会徒劳而返，但还是决心去找证据。

这件失窃案非常简单，和雷顿先生以前犯下的案子一样。瓦隆夫人在其伦敦的豪宅中为美国驻英大使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受邀的都是名流才俊。英国、法国、俄国的使节团均有代表出席，另外还有欧洲的几位社交界名媛，美国的两位公爵夫人以及几位来自美国的特别来宾。雷顿先生当然也在受邀之列。

在这个欢迎宴会上，瓦隆夫人戴了她著名的瓦隆项链。据说这条项链至少值四万英镑，镶嵌着一百七十二颗钻石，无比珍贵。当晚，瓦隆夫人和美国大使跳舞时，不小心在光滑的地板上摔了一跤，还将美国大使也一起拉倒了。当然，这种事既不文雅也不浪漫，可偶尔还是会发生。雷顿先生刚巧就在附近，便即刻上去帮忙。随后，许多人围了上来。雷顿先生把瓦隆夫人扶了起来。

“没什么，”瓦隆夫人微笑着，惊魂未定地对雷顿先生说，“只是不小心滑了一下。”雷顿先生转身去帮大使，看见大使已经自己爬起来了，正在大口喘着气。于是他又转身看向瓦隆夫人。

“您的项链掉了。”他温柔地说。

“我的项链？”

瓦隆夫人用白皙的手摸摸自己裸露的脖子，脸色刷一下变得苍白。雷顿先生和一旁的其他宾客退后几步，低头帮忙寻找项链，可是都没有找到。瓦隆夫人很有涵养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末了，瓦隆夫人说：“大概掉到其他地方了。”

“您确定戴上它了吗？”一位宾客热心地提醒。

“是的，戴了。”她肯定地说，“不过，可能在别的地方把它弄掉了。”

“在您……我们摔倒之前，我还看到它在您脖子上，”大使说，“肯定掉在这附近了。”项链最终还是没找到。从这一点看来，这和查顿翰小姐手镯丢失的案子有些相似。案发当晚，高贵的查顿翰小姐正和

雷顿先生在屋外的草地上散步，然后，她的手镯掉了。就这样，手镯再也没有出现。

确定瓦隆夫人的项链失窃后，在场的宾客都尴尬万分，猜疑地面面相觑。雷顿先生仍然站在瓦隆夫人旁边，他很礼貌、很巧妙地暗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瓦隆夫人对宾客们逐个搜身检查也算是非常合理的事。他并没有说得这么直白，可是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美国大使首先表示赞同雷顿先生的提议。一个人的诚实受到质疑时，采取这种方式是最合适、最公正的。可是搜身检查并没实施，宴会还是继续进行。瓦隆夫人极其大方地承担了所有的损失。

“她十分坚强。”来自美国的公爵夫人大声说，她的父亲拥有价值两千万美元的肥皂工厂，“如果我丢了这样一条项链，一定会晕过去的。”

直到第二天早上，苏格兰警队才接到瓦隆夫人项链失窃的报案。

“当时雷顿在场吗？”康威劈头就问。

“在场。”

“那就肯定是他偷的。”康威断言，“我一定要捉到他，或者弄清楚他是怎么办到的。”但是一个月过去了，康威既没捉到雷顿先生，也没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截住了雷顿先生的信使，打开他手中的信件、电报，询问雷顿先生的仆人，甚至趁雷顿先生和他的仆人都不在，闯进他的豪宅中搜索。认真负责的探员该做的所有事请，他全做了。他习惯性地、苦恼地咬着自己的胡子，却依然没有找到项链的任何线索、痕迹，什么都没有。后来，康威听说雷顿先生要出远门，在美国待几个月。

“他一定会带项链去，然后在美国销赃。”康威恼怒地说，“如果他真的带着项链登船，我就可以逮捕他。如果我赶不及，就让美国海关的人逮捕他。”

雷顿先生那么聪明，康威不相信他会冒险在英国境内出售这条著名的项链，而且康威也笃定，在严密的监控下，雷顿先生不会把项链送到其他地方。

因此，四天后，从利物浦出发开往波士顿的浪漫号邮轮起航时，船上不只有雷顿先生，康威也在。他认得雷顿先生，且确信雷顿先生并不认识他。

船才航行了两天，康威就意识到自己犯错了。当时，他看到雷顿先生衣着得体地独自站在甲板上，倚着栏杆吸烟，就想，与这位绅士攀谈几句也许是个好主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栏杆边，和雷顿一起凝视一望无际的大海。

“多晴朗的天气啊！”康威看了一会儿，说。

“是啊！”雷顿环顾左右，微笑着说，“我早该料到你们苏格兰警队的人就喜欢这种公费旅游。”

康威并没有蠢笨到露出吃惊的表情，相反，他愉悦地微笑着。

“因为瓦隆夫人项链失窃的案子，我最近都非常辛苦。”他坦白地说，“现在趁机休个假。”“哦，是瓦隆夫人的案子啊？”雷顿随口问道，“真巧，是我第一个发现瓦隆夫人的项链不见的。”

“对，我知道。”康威冷冷地说。

接着，他们把话题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康威发现雷顿是个讨人喜欢的好伙伴。他们一块抽烟、散步、玩沙狐球。那天晚上，雷顿都在吸烟室里玩桥牌。康威一个人抽着烟，凝视着绿色的大海，海水反射的光透着不祥，他就这样待了好几个钟头。

“如果这个案子是他干的，”他自言自语，“那他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坏蛋。如果不是他干的，那我就是世界上第一号大笨蛋。”

钟声响起，指针已经指到了晚上十一点。甲板上就剩下康威了，他步履蹒跚地向吸烟室走去。雷顿仍然在玩桥牌。他正要推门走进去，雷顿的说话声就传了出来。

“我顶多玩到两点，不能再晚了。”

突然，康威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反身回到甲板上，走到雷顿的舱房。雷顿没有带贴身仆人上船，因此康威毫不迟疑地掏出一串钥匙，摸索着打开舱门走进去，然后关上门。显然，他要搜查房间。

康威当然懂得该怎样展开搜查。首先，他找出雷顿的衣物，一件一件地仔细检查：他挤压每条领带，抖开每条手帕，检查每件衬衫，揉搓每双丝质袜子。接着，他查看所有的鞋子，大概有五双。因为他曾在鞋子的特制鞋跟中找到过钻石，所以现在着重检查鞋跟，不过雷顿的鞋跟都没有造假。

康威没有慌乱和失望，他又检查手提袋、衣箱，将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他知道箱、袋中可能会有夹层或秘密隔层。雷顿带的只是些普通的箱、袋，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他知

道这些箱、袋绝对没问题。

康威把注意力转移到舱房上，掀开床罩，仔细地摸毯子、被单、床单、床垫和枕头。他拉出衣柜的三个抽屉，检查抽屉后的空间。舱里的几份报纸他也一份份地举起来抖动。他查看水壶的内胆和小浴室中的抽水马桶，又掀起地毯，看地毯下有没有藏东西。他甚至站到椅子上，寻找墙壁和天花板上是否有能够藏珠宝的裂缝或破口。但这些地方全都没问题。“还有三种可能，”雷顿仔细地把翻动的东西摆回原位，自言自语道，“他可能将赃物装进小袋子，锁在船上的保险柜里，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太危险。他也可能把赃物藏在船上的货物托运舱里，这样做同样很不保险。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随身携带。”

康威关了灯，走出雷顿的舱房，轻轻地锁好房门。回到自己的舱房后，他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威士忌，然后又吐掉。但是酒精肯定对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几分钟后，他出现在吸烟室，口中喷着浓重的酒味，说话含混不清，双眼潮湿，摇摇晃晃，和喝醉的酒鬼没什么两样，看起来狼狈不堪。雷顿抬起头看到这个情形，责备地瞪了他一眼。

很可能只是意外，康威被雷顿的脚绊到了，他看到雷顿穿着平跟拖鞋。他挣扎着努力想保持身体平衡，却意外地紧抱了雷顿一下。

碰到这种情况，雷顿只得向牌友们告辞，好心地劝康威回去休息。康威却请求雷顿陪他回去。雷顿欣然答应，他们一起离开吸烟室。康威如同绕在橡树上的藤蔓一样，紧紧缠着雷顿。

他们走到甲板上，尽管雷顿扶着康威，他还是跌了一跤。为了要站起来，康威抱住了雷顿匀称的双腿。雷顿把康威在床上安置好以后，就回了吸烟室，微笑地看着手上的牌。“东西不在他身上。”康威神秘地对着白色的墙壁说话，完全没有喝醉的样子。第二天，康威很快就打听出雷顿没在船上的保险柜存放物品，而且雷顿托运的四件行李也被压在几百件货物下面。这样一来，康威知道只能让美国海关来查了。

船继续在海上航行。某天早上，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收到从岸上发出的一封电报，说浪漫号距波士顿港还剩下一百海里的航程。康威看到雷顿靠在栏杆上，吸着烟朝波士顿港的方向望。

约过了三个小时，有些乘客看到一艘机动小艇向浪漫号驶来。雷顿悠闲地看着。机动小艇绕了个大弯，然后和已经减速的浪漫号并行。两船行进了约三十米后，雷顿好像突然看到了什么。

“天啊！”他叫着，然后大声叫道，“你好，哈利！”

“你好，雷顿！”小船上的人也大声回应，“听说你在船上，所以我特地赶过来见你。”机动小艇驶到浪漫号邮轮的背风面。随着海浪的上下起伏，他们又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哈利站起来，手中拿着一卷报纸。

“我给你带了一些美国的报纸。”他叫着。

他用力把报纸扔出，雷顿伸手接住后，离开甲板，回了自己的舱房。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手中握着一卷英国的报纸，正是康威已经检查过的那些报纸。

“接着，”雷顿大声喊，“里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机动小艇上的人接住报纸，随手丢在座位上。

突然，康威意识到了什么。

“项链就在里面。”他猛然一惊，对自己说，康威突然握紧拳头的动作引起了雷顿的注意，他意味深长地冲康威微微一笑，大胆地迎向苏格兰警队探员那愤怒的目光。机动小艇上的人说了句“码头上见”，就把船开走了。

康威想象力丰富的大脑开始运转起来。五分钟后，他冲进无线电报室，发了一封电报给岸上的美国海关。他可以从船的一侧看到机动小艇快速向波士顿驶去，此时邮轮距波士顿港大约四十海里。他看到机动小艇并没有向任何船只靠近，它在康威的注视下驶入波士顿港，失去了踪影。

一个小时后，浪漫号邮轮抵达波士顿港。康威第一个下船，径直朝正在等候他的人走去。“你搜查那艘机动小艇了吗？”康威问。

“搜了。”那个人回答，“我们几乎把它拆了，甚至还拖到岸上查。我们也搜了船主，哈利·契谢尔。什么都没找到。你一定弄错了。”

“你肯定他没把珠宝丢到别的船上吗？”

“是的，这艘船没有靠近过任何船只。”那个人回答，“我在港口入口处就跟上它了，一直跟到靠岸。”

刹那，康威露出失望的神情，但马上又振奋起来。他下决心一定要打赢这场仗。“你知道海关的负责人是谁吗？”他问。

“知道。”

“请介绍给我认识。”

那个人带他去见了海关的负责人。接下来，这三个人一起讨论了好几分钟，最后决定等雷顿下船以后，请他到海关调查室去做彻底搜查。被搜身时，雷顿仍然满脸微笑，丝毫没有生气或难受的样子。搜身结束后，雷顿走出调查室，看到康威就站在门口。

“你满意了？”雷顿问。

“不。”康威恶狠狠地说，眼里喷出怒火。

“为什么？你已经对我搜身两次，舱房也搜了一次，还不够吗？”

康威没有答话，他根本就无暇回答。他正瞪大眼睛，看着海关的人仔细地检查雷顿托运的四件行李。搜查同样一无所获，康威在一个大箱子上坐下，钦佩地望着雷顿。雷顿微笑着回望他，高兴地点头示意，然后走到码头上和哈利·契谢尔闲谈。康威没有跟踪他们，他已经束手无策了。

“我肯定他已经拿到珠宝了。”康威愤怒地自言自语，“或者他已经把珠宝藏在了我找不到的地方。”

几天之后，记者韩钦森·哈契向思考机器说了这件事，而思考机器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案子。哈契是听在海关任职的朋友提起这件事的，据说海关的人认定是苏格兰警队的探员康威认错人了。

情绪低落，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再加上雷顿临别时的嘲讽，康威倍感世态炎凉。他甚至失去了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剩下的只有仍然坚信雷顿就是他要找的人的这个信念。就在这时，哈契来找他，问他是否愿意说说这个案子。康威当然愿意，他有一肚子的怨愤，不吐不快。哈契把他带到思考机器那里。

康威将事件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在这一个多小时里，科学家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斜眼看着天花板，顶着一头黄发的大脑袋倚着椅背。他说完后，思考机器对瓦隆夫人的项链的了解已经和康威一样多了，对雷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项链上有多少颗钻石？”思考机器问。

“一百七十二颗。”康威回答。

“机动小艇上的人，叫哈利·契谢尔的那个，是英国人吗？”

“是。口音、举止和长相都像个英国人。”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思考机器只是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康威和哈契不耐烦地盯着他。凭借过去的经验，哈契知道，这个有着超强分析能力的大脑，一定会思考出某些破案的思路。而康威对思考机器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了，他只是带着好奇期待着。他这种人需要的是行动，静坐思考对他来说好像是件浪费时间的事。

“康威先生，”终于，思考机器开口了，“你要清楚，你并没有证明任何事。实际上，你的调查并没有证明雷顿偷了珠宝，他也没有把珠宝带在身上。只有一件事稍微值得怀疑，就

是他将一卷旧报纸扔到机动小艇上去。这个举动看起来没什么意义，除非……”“除非珠宝就藏在那卷报纸里。”探员打断他的话。

“或许他只是和你开开玩笑，其实没有一点儿意义。”思考机器说，“他很可能是无辜的，不过看到你跟踪他，就想愚弄一下你而已。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如果要专心致志地调查雷顿一个人，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有可能偷窃项链的人。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将珠宝带到美国来的假设成立。”

苏格兰警队的探员专注地听着。

“如果假设你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问题很简单了。首先，你对舱房的搜查并不彻底。比如，你检查过椅背或床上的横木了吗？你是否确定项链或其他珠宝没有被吊在洗手池的排水管里呢？”

康威生气地打了个响指，这两个地方他恰好没搜过。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思考机器接着说，“所以你的搜查才会毫无收获。现在我们假设雷顿真的将项链带到了美国，那么他肯定是把它藏在某个你没搜过的地方。很明显，正如你所说，他不会将贵重的珠宝藏在托运的行李箱里，那样做太危险，放托运行李的地方他自己也进不去。还有，你已经搜过他的身，也没找到什么。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假设他先将项链藏在舱房里，然后抛到了机动小艇上。

“所以，当机动小艇开走时，珠宝其实已经被转移到小艇上去了。可是机动小艇靠岸后，珠宝却并不在船上。机动小艇进港之前，没有靠近过任何船只。这个哈利·契谢尔不可能把一百七十二颗钻石吞下肚子，当然也不可能将整条项链丢到海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什么结论都没有。”康威很快地接口，“事实就是这样。我确实束手无策了。”“但我们确实有了答案。”思考机器的语气很刻薄，“好吧，如果雷顿真的将项链带到了美国，我可以把现在拥有这条项链的人的姓名和地址给你。”

思考机器猛地站起来，走进隔壁的房间。康威神情困惑地转头看向哈契。

“他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吗？”他问。

“不是，不过他倒是经常会有些奇怪的想法。”哈契回答。

“你是知道的，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心血，却一无所获，而他走到隔壁的房间去，就能找出现在持有项链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康威难以置信地问。

“如果他走到隔壁的房间去，说他能将大西洋的海水全部装在碗里给我，我也会相信他的。”哈契说，“我了解这个人。”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见思考机器用不耐烦的口气说话的声音。过了二十五或三十分钟之后，科学家才走回来。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几个字，把纸片交给哈契。记者读着上面的内容：“亨利·C.H.曼德宁，塞丘特郡，马萨诸塞州。”

“这就是现在项链持有人的姓名和地址。”思考机器若无其事地说，“哈契先生，你陪康威先生一起去，先让他熟悉周围的环境，考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你们务必要搜查这个人的房子，他们不会料到警方会去那里搜查，所以我想你们应该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找到你要的东西。项链上的钻石应该是被拆散了，可能放在几个大约只有你拇指大小的防水小绸布袋里。找到东西以后，要将这个人 and 雷顿一起逮捕。然后打电话给马洛力探员，和他一块将那两个人带回这里。”

“但是……但是……”康威磕磕巴巴地说。

“快走。”哈契说。

他拉着康威一起快步离开。

塞丘特郡是个安静的小镇，在海边，面积有两万多平方千米，沿海的部分是一连串陡峭

的悬崖。两三百年前就有人来此定居，此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小镇。三个月前的春天，亨利·曼德宁来到塞丘特郡，宣称要在这住一个夏天。他租的房子坐落在一个悬崖的顶端，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屋旁还有一个小仓库。

哈契和康威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这间房子，毫不迟疑地破门而入。房内空无一人，他们不客气地开始搜查。半个小时不到，经验丰富的

苏格兰警队探员就找到二十几个防水的小绸布袋，每个都有拇指大小。他打开其中一个袋子，六颗钻石滚到他手中。

“这就是瓦隆夫人项链上的钻石。”他大叫着庆贺胜利，将所有的小袋子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嘘——”哈契突然发出警告。

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说话声，以及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了。他们蹲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门外有两个人边说话边走进来。康威突然站起来冲了出去，挡在来人面前。

“我抓到你了，雷顿。”他冷冷地说。

哈契站在苏格兰警队探员背后，看不清前面的情形。他听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顶呼啸而过。哈契看到康威向前跳去，他的手臂扬起，随后，来人之一倒在地上。接下来又是一声枪响，康威晃了一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用力挥出右臂。这时，哈契听到一阵急促奔跑的脚步声和手枪掉在地上的啪的一声，以及门被关上的咔嚓声。

“把那个家伙捆起来。”康威大声喊。

康威打开门，跑过走廊，跳了下去。哈契转头去看昏倒在地的人，那是哈利·契谢尔，他下巴挨了一拳，被打晕了。哈契用绳子将他的手脚都捆得紧紧的，然后跑到屋外。康威正朝悬崖下跑去，海滩边停着一艘机动小艇。哈契看到一个人爬上小艇，小艇很快就发动了，朝外海驶去。等康威跑到海边时，小艇已经在四十五米开外了。

“康威先生，这次你又没抓到我。”小艇上传来雷顿的声音。苏格兰警队探员一直瞪着小船，一分钟后，他扭头看向哈契。哈契发现他脸色苍白，异常苍白。

“你把他捆起来了么？”康威问。

“捆了。”哈契回答，“你受伤了？”

“小伤。”探员说，“他射中了我的左臂，我不知道他带了枪。幸好他只有两发子弹。”思考机器帮康威处理好伤口，然后转身看着屋里的其他人。在座的有哈利·契谢尔——其实他就是曼德宁，马洛力探

员和哈契。哈契和康威回到波士顿后，将犯人交给马洛力探员。马洛力探员随即发出对雷顿的通缉令。

康威毫不在意自己的伤，他只想知道思考机器究竟是怎么弄清楚这些事情的。“这其实是件非常简单的案子。”科学家开始解释，“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一百七十二颗钻石从四十海里外的小艇上安全地转移到岸上。机动小艇并没有接触任何船只，显然也不能把那些钻石直接抛到岸上，我也没听说过可以训练鱼来做这种事。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他用提问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大家都摇摇头。曼德宁则沉默不语。

“有两种可能，”科学家分析，“一种是利用潜水艇，不过这个可行性不大；另一种是用鸟，也就是信鸽。”

“对啊！”康威大喊，他瞪着曼德宁，“我的确在塞丘特郡看到过成群的鸽子。”“正如你怀疑的那样，失窃的项链确实就在邮轮上。”科学家继续说，“雷顿把钻石撬下来，然后放在一个长长的防水绸布袋里，像我说的一样吊在舱房内洗手池的排水管中。后来，这个装有钻石的袋子就被他卷在报纸里，丢到机动小艇上。小艇离开浪漫号邮轮差不多两海里后，钻石就被分别装进小袋子，由信鸽带回岸上的小木屋中。康威先生，在那个距离，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动小艇，但看不到信鸽从船上飞起来。一般信鸽都会自觉回到自己的笼子里。曼德宁先生和雷顿先生大可以从容不迫地将钻石取出来。”

“如果我们把信鸽当做线索，就能找到别的有用信息了。”停了一会儿，思考机器说，“在本地有很多信鸽协会或信鸽爱好者组织，这些协会或者组织中很可能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该英国人拥有二十五只或五十只信鸽，他住在波士顿附近。果然不错，就有个人把亨利·曼德宁这个英国人的姓名和地址给了我。哈利和亨利发音相近，哈利·契谢尔或亨利·曼德宁，是同一个人。”

“雷顿是如何偷到项链的呢？”康威好奇地问。

“就用他惯用的手法，”思考机器说，“既大胆又聪明。你也知道，这个人善于伺机而动，随时在等候机会来临。也许雷顿早已在自己的上臂套上了一个松紧带装置，松紧带的一头有个小钩子，可以拉下来扣在他的袖口上。所以当瓦隆夫人跌倒时，他上去帮忙，轻而易举地就用钩子钩住了项链，松紧带往回一弹，整条项链就缩入他的袖筒里了。就算对在场的人都搜查一遍，只是马马虎虎地翻翻口袋，当然不可能找到项链。”

“职业赌徒就是用这种方法偷牌的。”马洛力探员插嘴道。

“哦，这不是新发明了。”思考机器笑道，“他一离开宴会厅，马上就藏好了项链。在你接到报案前，他已经写信给美国的曼德宁先生，告诉他该怎么做。你截到的那些信都是报案之后写的。曼德宁有可能还和雷顿合伙干过别的案子。”

半个小时后，康威和思考机器握手告别，并向他郑重地致谢。“我那个时候真是毫无办法，已经打算放弃了。”临行前康威说。

“康威先生，”思考机器高深莫测地说，“你们当探员的，一般来说都不重视常识。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记得，二加二总会等于四。”

从此，再也没人抓到过雷顿。曼德宁则当上了模范囚犯。

银盒子泄密事件

“真正有头脑的罪犯，不会被抓住，他们的罪行也不会被揭发，”思考机器范杜森教授断言，“格瑞森先生，罪犯里会有天才，正如警察队伍里也会有天才一样。对付一般的笨罪犯，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可是碰到真正的犯罪专家，我说的是天才型的、专业的罪犯，他们所犯的案子很难定义为犯罪，所以警方也无法下令逮捕。”

金融家摩根·格瑞森透过雪茄的烟雾，静静地注视着满脸皱纹的科学家。

“一般的罪犯普遍都有一个奇怪的心理现象，就是在罪行发生前后的十分钟内，通常有一小段时间极富表现欲。”思考机器继续说，“比如说，一个为复仇而杀人的人希望大众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

十分钟之后，他开始害怕，想隐藏自己的罪行，害怕引起惊慌，惊慌导致犯错，任何稍微有点经验的警察都能将这种人逮捕。

“可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天才型的人，这种人从不犯错，如果这类人作案，像谋杀、盗窃或抢劫等，结果一定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来干些犯罪勾当……”他停顿了一会儿。格瑞森先生露出一个古怪的表情，徐徐地吐出一口烟。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就在这个房间里，”思考机器平静地说，“没有人会知道，甚至连一丝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会犯错，我和天才型的罪犯是同一等级。”他并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格瑞森先生有些吃惊。刚才他听的时候，只是勉强装出感兴趣的样子，现在则产生了一丝好奇。

“比如说，你打算怎么杀死我呢？”他问。

“我有十几种不同的毒药、致命的细菌，甚至用刀或枪都行。”科学家的语气很沉稳，“你会发现我是用毒专家，懂得培养致命细菌，而且能让刀伤或枪伤看起来像自杀一样，绝无差别。格瑞森先生，在科学上，我们强调精密、准确无误，不只是大概、大致而已。这和木匠的工作不同。木匠在接缝处稍微有一点误差，还是可以支撑起整栋房子。可是科学家在药物剂量上只要差了分毫，整个试验就会失败，或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精准，并牢记知识使人进步。我们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获得知识，逻辑告诉我们二加二一定会等于四。”

格瑞森先生弹了弹烟灰，他在沉思，额头上现出皱纹，望着科学家。科学家杂草堆般的大脑袋靠在椅垫上，水蓝色的眼斜着朝上看着，修长的十指指尖相触。金融家深吸一口气。“有人和我说，你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他说，“奎顿·弗雷塞先生，就是那个帮我写介绍信的银行家，告诉我你帮他解开了一桩谜案……”

“我知道，”科学家打断他的话，“是罗斯顿国家银行窃案，我记得。”

“因此，我想请你帮我解开一个很难的谜题，”格瑞森先生有点迟疑地说，“我知道你并不在意价钱，无论我付多少都……”

“说出你的难题。”思考机器再次打断他的话。

“这不是案件，是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格瑞森先生急忙说，“可却使我损失了数百万元……”

思考机器低下他的眼，看了一眼访客。“数百万元？”他重复一遍，“多少？”“六百万、八百万，甚至上千万。”对方回答，“简单地说，我的办公室里有人在走漏消息。每当我快要完成某些计划案时，我的对手几乎就能同时获悉我的方案。我的计划案大多都涉及庞大的金额，达数百万元，因此必须保密。这么多年来，保密并不困难，可是在最近的八星期里，我的计划案至少外泄了六次，都被对手逮个正着。除非你经常在金融市场进出，否则绝对无法想象你的计划案一旦被竞争对手知道，你会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每一步都可能置你于死地。”

“是啊，我对金融市场根本不熟悉，格瑞森先生，”思考机器说，“举个例子吧。”“好的，就用最近发生的一次当例子吧，”格瑞森先生耐心地说，“我打算争取 P、Q 和 X 三只铁路股票的控制权。我先让股票经纪人卖出我手中持有的 P、Q、X 股票，同时放出这三只股票表现不好的消息，引发抢卖风。等到股价跌到某个幅度时，再委托其他经纪人以远低于真正价值的价格大量回购这三只股票。这样，我就能以很少的钱取得 P、Q、X 这三只股票的控制权了。可是我的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因此，我的对手就在我要回购之前，抢先将市面上的 P、Q、X 股票全部买光。我不但没有获得铁路股票的控制权，反而损失了一大笔钱。同样的事情至少发生了六次，只是具体细节也许稍有不同。”

“严格来说，我想你这样做也算不上是正当的做法吧？”思考机器和善地问。“正当？”格瑞森先生反问，“当然是正当的。商业竞争原本就是这样。”

“我大概是搞不清楚这些事的了，”思考机器说，“不过，这与正题无关。你的来意是想找出泄露你机密的人吧？”